

鎖骨下的 嗚咽

小蝗

又是個刺眼的大太陽天，我踩上那歷盡滄桑吱吱嘎嘎的老鐵馬，頂著早季早晨愀愀的紅日，珊珊地輾過大慶街破敗的柏油路，直往學校蕩去。

今天起就開始大體解剖實習我嘀咕著，心裡有著喜悅摻雜恐懼的莫名感覺。

從後門摸進實一教室，裡面一窩

窩烏黑黑的人頭在晃動，我知道我又遲到了。

「各位同學對每一具屍體都必需尊重、愛惜，不能隨便割離屍體上的組織，每次解剖過後，必須照原狀覆蓋好，沖洗乾淨，蓋上白布，以保持死者原來外貌。」助教正嚴肅地叮嚀

同學。

「為表示對於獻體者的尊敬，原則上不准戴口罩、不准穿拖鞋、不准隨便照相、不准用解剖儀器敲打屍體、不准在解剖室內隨意嬉笑……。」

「現在各位到解剖室去實習！」講教說完頂著瘦直的身軀，像頑皮豹似地踱下講台。



解剖室內並排著八張解剖枱，橫躺著八具裹著塑膠布的屍體，八條高貴的靈魂，在莊嚴、神聖的福馬林蒸氣中泅泳著。置身於此，彷彿傾聽到一闕生命的樂章，同時觸摸到生命的光輝和死亡的無奈；獻體者緊握的雙手意味著人生道上辛酸的掙扎，乾瘦的指頭牽扯著哀怨的故事，一切景像在搖撼著我身上的每一條神經。

拿著解剖刀、止血鉗、橡皮手套，我慢慢地踱向自己被分配到的第四組，先到的老鐵已經動手把塑膠布、白布剝下，解剖枱上躺著一個僵硬的赤裸男人，他的雙眼緊閉著、眉頭深鎖著，似乎臨死前還在對這個世界作最後的控訴。嘴唇微張、舌頭頂著張開的缺口，好像是臨死掙扎的呻吟。左腹有一貫穿的窟窿，如同子彈由背後進入旋轉而出的穿孔。

「今天的進度是皮層剝離。烏蛋、陳尚你們幾個負責頭部，我和小蝗管胸腹部，腿部由郭老你們幾個負責。」組長老鐵在分配工作，手裏的解剖刀不停地比劃著。

「你負責胸部，我管腹部。」老鐵轉過頭對我說。

我點頭答應，然後戴上手套，以左手按住屍體，右手拿解剖刀順著預先劃好的白線一刀劃下，卻不經意地瞥見屍體左鎖骨下的胸部竟有五條細長的疤痕！左鎖骨下五條疤痕！會是他？我緊捏著解剖刀，仔細再打量一下，掀動耳朵，赫然發現耳後有一顆黑痣。是他！一陣急劇的暈眩衝上腦門，我幾乎站不住腳，抓著解剖刀的手溼濡濡地，腳下惺惺地。

呵，呵——呵！……啊啊！——呵。

我近乎歇斯底里地竊動聲帶想叫他，卻感到上下嘴唇膠黏著，濃濃地化也化不開。

命運之神作弄著他，也嘲弄著我，竟替我們安排了這樣的重逢。解剖

枱上！枱下？陰曹地府！紅塵人世？
……………。

濃烈的福馬林蒸氣撩繞著，揮也揮不去。

額頭汗珠滑溜而下，眼前一片模糊，眼眶內有水珠在打滾。……死亡是生命的詮釋……………。

郭老握著刀柄小心翼翼地剝離腿部的皮層，不時別過頭避開福馬林蒸氣，並吸一口新鮮空氣。阿南靜靜地躺著，沒有呻吟、沒有痛苦；痛苦、呻吟早已凝聚在眉宇和唇角，凍住了再也化不開。褐色的面龐、短短的頭髮、刺蝟似的鬍鬚，那像當年豪氣萬丈前往台北打天下的阿南，可是那鎖骨下的五道疤痕，在我眼前跳躍、旋轉。

——火辣辣的驕陽肆虐在嘉南平原，八掌溪卻低訴著沁涼和湛藍，我和阿南及一群村童在溪岸放牛，受不了酷熱，忍不住溪水誘惑，一個個都在阿南的牽領下相繼下水。阿南是我們這一群中年紀最大，游泳技術最好的一個，同時也是捕蟬及摸烏窩的能手，每一個人人都敬畏他三分。阿南教我「蛙式」游泳，我一下子由「狗爬式」學會「蛙式」，心裡一得意，忘了危險，直往水深處游去，待發覺時已離開大夥兒很遠，心裡一急慌了手脚，亂打亂撲人卻直往下沈，喝了一大口水，腳猛蹬又浮了上來。阿南一發現，霹哩叭啦地游過來，靠近時我亂撲亂抓想扳住他，手掌觸到他胸部時，手指一彎摳住胸肌，深深地劃下五道傷口，手卻溜脫了。阿南忽地鑽入水中，用手頂住我的腳，我感覺到自己直往上升，且往岸邊移，大夥兒在淺灘呆立著，倏地爆出一聲聲的歡呼，阿南浮出水面，左胸流著五道殷血，和著溪水直往下淌，白色短褲染了一灘橘紅。我跌坐在沙灘上發楞，他卻咧著嘴，露出黃黃的門牙衝著我笑，一副不在乎的樣子。

五道殷血，五抹血痕，五條傷疤



像是一圈圈細細亮亮的金絲環緊緊地扣住我的脖子，血珠一滴滴沁了出來。

「陳尚，今晚的 party 來不來？」康樂股長牛大班手拿点名條和筆，挨了過來。

「那裡的馬子？」陳尚停止了動作，把解剖刀擱在阿南的前額上，二隻手不停地搓著。

「靜宜的。」

一些菜貨，害得咱兄弟拋興趣喔。」洪陣明習慣性地抽動扁塌的鼻子，對著牛大班嚷嚷，引來一陣轟堂大笑。

「憨牛，咱倆是 room-mate，費用可不可以打折？」蔣賀勇說話時總是不忘加入一兩個英文單字。又是一陣大笑。

天殺的！這些杏林「聖徒」！我緊捏著拳頭。在這莊嚴、神聖的醫學祭壇上，竟上演著一齣齣的鬧劇。躺在祭壇上的阿南，深褐色的臉龐，仍緊鎖著一重重的陰霾，就像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時一樣，他總是以這樣的神態對待殘酷的現實。

三年前，冷鋒季節裡我甩開補習班講義、教科書，行於羅斯福紅磚道上，忽地有人叫我，猛一轉身定睛一看竟是阿南。二年不見仍舊沒變，只是頭髮變長，皮膚變黑，人長更高而已。

「還在讀書？」他晦暗的眼珠無神地打量著我。

「嗯！」我無奈地應著。「你在什麼地方工作？」

「在建築工地挑磚頭或水泥，場地不一定。」他微僕著背，脚步有點踉蹌，長滿厚繭的手掌來回地搓揉著。

一陣冷風捲起幾片樹葉，迎面打來，二人同時舉起手擋著。

「伊娘咧！這款天氣！」他狠狠地咀咒著，散亂的頭髮在寒風裡飛舞。

「二年來你一直做這種工作？」

「沒辦法呀！沒親沒故，無財無產，一個人在台北實在很難討生活」他吐出一聲低沉的嘆息，一重重陰霾在唇角、在眉間慢慢地浮起、擴散開來。

倆人默默地走。紅磚道。枯葉。冷風。……

一輛豪華轎車急馳而過，屁股冒起一道煙氣。

「伊娘咧！這款人生！」他狠狠地啐了一口……

在解剖室裡，死亡是不必要的詮釋。阿南無可選擇地接受生命，承受現實生活的洗禮，然後在無可抗拒的掙扎之下交還了生命，最後冷然地面對著白森森的解剖刀，迎迓著執刀者輕佻的嬉笑。

生命原是一片遊移的陰影呵！

阿鐵正細心地剝離腹部皮膚，汗珠一顆顆冒出，實驗衣長袖一抹，又專心一意地劃動解剖刀。刀子是冰冷的、純理性的，可是他的心是熱誠的、感性的，他將會是一個好醫生。當解剖刀劃過肌膚，一次又一次，一層又一層，人類漸漸地剖開生命的奧秘；刀尖在血管、神經間游移，一步步地拓展醫學領域。這些都是沈浸於福馬林中，躺臥於解剖枱上的獻體者和手持解剖刀來往於解剖枱的探索者共同創造的成就。枱上，枱下，生死一隔。一席白布，一身白衣；橫躺；直立；閉眼，睜眼；在在訴說著生之喜悅與死之莊嚴！

「小蝗！動手啊！你在發什麼呆？」郭老用手肘推了我一下。

「哦！哦！」我連忙應著。

我把手拊在阿南胸口，雖然隔著一層橡膠手套，卻彷彿觸到了一陣陣的悸動，心頭為之一驚，定睛一看，閉閉的雙眼、貫穿的窟窿卻傳播著死亡的訊息，心陡地一沈，腳又抖軟了。

那左腹貫穿的窟窿引領著阿南走向死亡，可是高貴的靈魂、神聖的軀體永遠在醫學祭壇上飄散著不朽的馨香。

我避開阿南冷然的臉龐，拿起解剖刀在他的胸部劃下一刀，左鎖骨下的五條疤痕，像五條昂頭吐信的紅蛇，乍然躍起，啄痛了我的眼珠，不知何時淚珠挾著汗珠已滴落在阿南冰冷的胸膛上。

「嘿！好！解剖實習亂累人的，晚上抱抱兒也不壞。」陳尚拿起解剖刀繼續剝離鼻翼的皮膚。

「鳥蛋，你呢？」牛大班繼續招兵買馬。

「我？這還用問，那一次 party 我沒到的？」

「好！好一個鳥蛋！」牛大班在名條內打了個鉤。

「喂！老牛啊，你別他媽的約一